本論（牛希濟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此作品的主題是牛希濟的作品。關於其他同名文章，請見「本論」。

本論
作者：牛希濟　唐

本作品收錄於《全唐文/卷0845》

周文之先，自公劉后稷，積德累仁，以至於文王。天下之心歸焉，猶服事於商。武王從兆庶之心，順曆數之命，以取天下，既而有疾，嗣王幼弱，乃命周公旦以輔相成王。周公以弟之親，叔父之尊，公其心而不疑焉。攝天子履萬乘車輅，朝諸侯於明堂，以施教化。召公不悅，四國流言。伐四國，戮管蔡，以安社稷，然後制禮作樂。七年之後，成王齒長德懋，乃歸其政。公亦不離王室，乃命伯禽受封於魯，思不變四海之望。遠乎哉君子，即周防也若是。武王獨知周公之才之美，兄弟之國，天下之人，皆不知也。向非周公，則非成王之天下也，天下疑矣。然武王之心公乎哉？知子之弱而私之，知弟之德而讓之，且憂後世兄弟相及，豈周之盛，德為不及歟？曰是知之深也，所以能明輔相其子。若有疑焉，則與之天下，希存其子亦難矣。周公雖不為王者，然其道則與太王、王季、文王為同德矣。成康以降，名仁者多矣，孰可與之為伍？蓋姬周之得天下，未幾而武王崩。紂之子祿父猶存，若委少主，無聖人之助，則少康之舉，嗣夏（《左傳》作祀夏）配天，不其偉歟？此周公所以孜孜焉為而不有。夫其聖德，過於武王遠矣。今後王之嗣君也，亦莫不蔽於私愛，忘其善惡。曰「彼長也，塚嫡也，天下之本也，莫之可易也。」至有不離繈褓之中，童嬰之列，而即大位焉，亦使強臣而為之輔。其詔制之旨，曰「周公然也，成王然也」，豈惟政亂國危，殆宗廟不血食者有之矣。曹馬之君，即其人也。

自征伐以來，受命創業之主，或起自布衣之中，亭長之役，部尉之列，大夫之家，卿相之位，或曆試諸難，或十年軍中，足以知曆數在躬，時運興廢，經始之艱難，臣下之忠良，人情之巧偽。是以出一言，舉一事，易一法，必使合於典誥，垂於後世。守文之君

也，生於深宮，長養婦人之手，慈愛之鍾焉，世子之教不行焉，身軀則安於玉堂金殿輿服之盛，耳目飽於聲色靡曼之樂。曷能知君臣父子之道，忠信邪佞之屬，農桑艱難之本？故小人易欺焉，況幼稚乎？且人君之心，為天下之晦明。仁者樂於明，而匪仁者便於暗。故時之晦也，盜竊興焉。魑魅行焉，君之晦也，賢良死焉，邪佞用焉。是以小人奸臣，唯樂於幼君少主，若保姆之態也，以提其耳目，導其言語，教其喜怒。行則行，止則止，易為之使。欲求天下之治可乎？況近世之嗣王也，始自誕生厥月，無問名之禮。至於婚冠，無金石之樂。告廟之儀，外莫了焉。春誦夏弦，秋詩冬禮，上庠齒胄之道，或縱不知。封爵之命，掌言者亦不知其誰。師保之道正其身乎？左右之人賢與處乎？其即位也，降先君之冊，塚宰與百執事，延頸內麵而朝新君焉。衮冕端拱元默於殿上，雉扇熒煌，香煙蓬勃，左右紛紛焉莫之知也。班列千百，稱慶而退。至於積年之中，宰執大臣，延英入閣，稱述聖德，舞蹈而已。使有言者，皆申有司，徒空言耳，敢及於時乎？敢及於執權亂政之人乎？設有一言，明日之制行矣，不複用矣。曆觀前代明王賢後，未嘗不與名臣賢士厚享宴之禮，接見之儀。俾其忠信相親，亡於畏憚，通於商較，以正先王之得失，以窮聖人之能事。故兩漢金馬石渠文章之選，以備顧問，為侍從之臣。至有大臣武帳之前亦奏謁，或排闥於危疑之際，以問安否，以圖後事。

太宗文皇帝貞觀之初，北門之選舉十六族也，皆建功定策，有布衣之交，非天下文行之士不預焉。既久與遊處，非唯知民間之疾苦，時之否臧，從而更之，以熙帝載。至於臣下之情性好惡，無不悉焉，他日之任用，莫不適其材矣。近世朝廷，豈無忠信謇諤之士，徒欲致身之危，救時之弊，指陳千百於上前，敷揚其達乎？諫章其覽乎，若複稍掛聖慮，左右天顏，得之矣。又有以惑之矣，其朝退也，黃門伎女，聲樂駢羅，俳優之人，調笑相雜，擁衛以至於內殿。又日幸於兩軍，遊於其所。其從樂乎，斷可知矣。故自乾符之亂，至於今日，莫可救止，蓋少主奸臣之所為也。

或曰：「塚嫡之幼，善惡未知，思欲易之，以卜長世。廢嫡立庶，聖人所惡，未知其可也。」曰：「君人者，上以安宗廟，下以庇蒸人。雖長嫡之義，其不善，易之可矣。且仲雍，王季之長子，讓西伯之聖德，斷髮文身，以避於吳，為吳太伯，蓋成父之志也。隱公，魯之賢君，居位稱攝，欲讓其弟，後其長矣。吾將與之，桓公聽羽父之譖，以疑其兄，致於纂弒。又晉厲公之薨也，子周有兄而不慧，不能辨菽麥，群臣迎公子周以立政，是以治三駕而楚不能爭。又襄公之亡也，君無長子，趙盾思欲立長君，乃迎公子雍於秦，將欲立之，穆嬴朝夕抱太子以朝，且泣曰：『先君以此子之賢，吾受子之賜，此子不才，唯子是怨。今君雖終，言猶在耳。此子何罪，而外求君？』趙孟懼大義於眾人，遂背秦好立靈公。幼而好虐，竟為所弒，國是以亂。漢高帝遷都長安也，以呂後妒於糟

糠，其子盈為太子，上以趙王如意似我，知盈懦弱，卒不能易。及惠帝之世，幾為呂嫗所滅。非平勃之（闕）不能加誅。及擇諸王之賢者，迎王於代邸，是為文帝。不十年，幾致刑措。又昌邑之亂，霍子孟定廢立之冊，立宣帝，遂獲中興。衛伯玉之於晉武也，君臣之交矣，知主鄙之不惠，必傾世祚。嚐撫其床而歎曰：『此座甚可惜也。』帝心不悟，終以正度為君，果致元海倡四方之亂，宗廟焚毀，兩京版蕩，懷湣二帝，俱為俘執而崩。晉祚中絕，國分為十六。普天之下，皆墜爐炭。此惠帝之所為也。是知塚嫡賢，而臣擇立者必亡。若立嫡為亂，執古之道乎？擇善為治，曰亂嫡庶之制乎？且天子之孝，以安宗廟，克荷祖考之業，卜世於長久，豈以擇善廢不肖為罪乎？至唐虞之君，知其子朱均不肖，不可付以宗廟之重，又懼其流毒於生民，乃棄其子而禪於有德。若次子之賢，遽以配天之業，授於他人乎？是知君唯其明，不必拘伯仲之制。」

《易》曰：「明兩作離，洊雷震。」若不明不法，此覆國亡家之罪人也，何長之為？若君明於上，小人比周之黨，其能進乎？其獲用乎？其置於亂乎？主少不明者，亂之本也。故曰「元良者，天下之本也，莫若先以正之。」正之者，非在廢長，擇善而已。無使叔孫之禱曰：「主少，國家多難。祝我者使我速死，無及於亂。」此憂之深也，悲哉！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